經義考

964
27

詩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沈氏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黃氏洪憲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書毛詩辨

佚
高佑釪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
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
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
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
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西墻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
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
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
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
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溱奔
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
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
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蓋本
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
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暎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為之解
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

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以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及瞿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畯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燫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舜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仁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無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

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于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㙔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

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
鄭衛之詩黜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
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
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
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
眞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墆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
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陋且隘矣
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
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
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爲詩故一
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
刺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諸說集其
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名
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
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
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
是哉

朱氏統鎥詩解頤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凌氏誤信豐坊僞諆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刋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誚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効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脉等書崇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釭曰泉字曙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音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

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焉國家明經取士業一經者輒令取衷傳注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蘊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閱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爲紫陽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奎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有

高佑釭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歷乙未駱日

升爲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宇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

子牧遊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熙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翬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永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鵲棠棣之兄弟蒿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鵜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强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撫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識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

雅則當在鄘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吕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麕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驥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吕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

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樵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

寓目焉曰噫邈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放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久不可放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强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祭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兩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晦翁掊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輯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爲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爲棄去故汪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儆弦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

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穿鑿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二十卷

未見

弟子海寧王　槐覆校

詩十八

翟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

存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爲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即所謂樂決未有

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者徹架者厥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筍虡者厥舞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嬪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即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爲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

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寖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眞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耻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

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小於眞不眞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眞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彙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眞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鑒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耻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群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予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歷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朱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穀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已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獘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淄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寃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覩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刪者猶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

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欽之滕縣人萬歷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已丑春謝客扃戶作爲詩說專以先大夫爲宗而旁採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已意務奇而不軼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已者即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群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灾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曰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歷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鈳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考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纕曰萬鈳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物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參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擧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秘哉要以挾筴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歷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麟初江寧人萬歷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絶時人先生中萬歷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亦小序首句與蘇子由同

樊氏良樞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冀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孳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葩經約說

十卷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裕中萬歷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莊氏延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延臣字寧宇武進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比無異癡兒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鄞明曰陸化熙字滄源嘗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

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終

弟子武進孫　振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大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

情至之語鞏有爲鞏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既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已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七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攷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綦廣遂令

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濶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箋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行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

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犁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恆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爲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子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據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懣莫解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爲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

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

錢澂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應箕曰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葑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蘋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兔罝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標有梅也漢廣也芣苢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

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綏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斯干洞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鐘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勞也板也蕩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漢也無衣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車攻也沔彼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隰桑也大東也苕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舝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召旻也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蓼莪也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也匪風也素冠也消遙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萇楚也菀柳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車舝也棠棣也漸漸之石也東門之墠也女曰鷄鳴也出其東門也駟鐵也

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終南也兼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蝃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鴇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蘀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菀蘭也墻有茨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襛矣也雞鳴也僖王之世詩二篇大車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苓也陟岵也葛生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蜉蝣也侯人也渭陽也秦裘豹袪也有杕之杜也鳲鳩也匏有苦也如濡也閟宮也有駜也駉也晨風也黃鳥也頌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匪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

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
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
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縣蠻爲崇
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
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
數千年後蠡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
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未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
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爲本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
論弋以已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
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岵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
天啓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掃
絶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
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汪疏以
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
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
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
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於
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皐
羽鄭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

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志
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
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淫
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
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洊其孫訒受業於余者會刻先生詩
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爲
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
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
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群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
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七志箋記取詩七穫之義前有總論通譜
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爲先後同邑陸
氷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
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
心之交喑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
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古人聲淚俱下也
詩七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張氏庸卿詩疏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終

弟子當塗金一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鐸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

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義之古而詩明

迨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爲科舉之書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古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

略爲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埏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

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弟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散失亟割饘粥之產以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捍患爲才吏瀝血帶索爲父訟冤爲孝子乙酉兵後悲歌忼慨低徊結轖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憔悴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譚吉璁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涇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丏還里聚書八十厨集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黃氏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兩造而以已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舉詩經偶箋

未見

時舉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詮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棄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强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塵乎其鄙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舉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燃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七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蓋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叙至是而始行也予嘗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稷則以爲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則以爲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爲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

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蹇厥生皆後世詩人追咏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爲詩采或軼逸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傅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吕廣以五雅百家察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予又安得贅一詞哉子貢見帥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歿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歿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水乳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即更而數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鳳翰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三卷
未見
韋氏調曰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曰字玉鉉蜀金州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中和葩經旁意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爲群儒口授毛詩
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爲
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歸然獨存乃字

樣失眞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襛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藏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凄也不可喪也之亦可喪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庳乃錢鎛之作痺也言授之繫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旆也降予卿士之作于也俱明舛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爲憩也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羊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駁之爲駁也取彼狐狸之爲狸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憖遺一老之爲憖也折薪拖矣之爲柂也昊天大懧之爲泰也仲氏吹篪之爲篪也潛焉出涕之爲潛也維塵雍兮之爲雝也既匡既勑之爲救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洒埽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祜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穫之挃之之爲桎也亨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揉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異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宇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兎園冊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群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槩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

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音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音以闢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弨力臣刊行其書

弟子宜興陳　枋覆校

詩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朱氏汝𤀹詩劄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庵有詩劄二卷未及成書崑山朱商石倣之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劄凡十卷其援据詳博義論精核可翼注疏大全之書商石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蔣氏之驥詩經類疏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佚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相傳日久愈失其眞予爲潤其簡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桃燕鵲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頤折角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聞之一爾

錢謙益曰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以經史全書勘讐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秘文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鼎受誦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鼎受孝嘉倜儻士也游學桂陽遭亂入衡

山爲道士潔身而還誦詩七穫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演
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托諷
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
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
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
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
張覇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
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彖象爻辭於
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
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
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
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
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七詩之序止系以一
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
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
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
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
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
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塙
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

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抵不得不尋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謦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矇瞍律吕未艾賢人君子絃誦未絶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鬬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尚矣一汨於康成之膠滯再汨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味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群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黄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

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衆伍群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卷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苞牲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爲裔宇嵬瑣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愼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堅黜爲鄙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頗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

書猶衆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顧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堋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尋源岷山使知緣蜓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

侯之而已

徐鈇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黃氏宗羲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黃宗羲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棻曰宣城施侍讀閏章衆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聬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笙

詩

詩礼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

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奔陋即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亦無傳文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即謂魯說即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

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即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宴鳴關雎刺之詎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即小有差殊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邶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即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駏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餘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蘩采蘋蘋蘩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

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即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既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狥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即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

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即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即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胎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罔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攜撼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

胡氏渭詩牋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

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汪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云而爲孔子所深論著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詰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

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扢古今稱道盛矣作爲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

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衷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爲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悅若有悟間出已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

評子矣

王氏萎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歜羊棗然可以辨其眞贋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即下已意即牴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爲其義疏者有全緩何循舒瑗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已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依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

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群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也與征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論當否宜悉儲之余竊韙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淺義

未見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棨來遊成均時溫陵韋紳謝先生寶司鐸焉不佞獲侍先生皐比先生幸借交杵臼時時進不佞與之講業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先生於詩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成均職事煞他龐雜首揩青瞳蕭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滴露纂玄久之著成一編曰淺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摭必彙諸家之粹而時據所獨得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譚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亭氏集傳舉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爲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嘗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訓夫非於詩教大有資焉者乎

安氏詩義纂

未見

劉榛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爲帖括之用而經七矣且易不可爲典要而詩與春秋亦然泥其文而求之則其義愈晦蓋詩也者隨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爲志之所存則其温厚醞藉同時之人未必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顧聖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諷之者涵泳而自得其性情之正故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迨至後世先王之教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存而遺經將廢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棄疑而去也可以慨世變矣則夫爲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爲業以文爲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絲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君履吉者業詩病世之說詩者未至也而爲之纂或曰經不以帖括而愈明乎曰經以明道道七而經何有彼夫汲汲焉懷利以馳章句之末而希工於文藝即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識遑問其興觀群怨事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適以爲奪志者也其謂之七乎其不謂之七乎雖然有志者誠因是而反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義之指歸無不爲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興矣然則安君之纂又豈獨可爲帖括之用歟安君舉明天路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戎馬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願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顧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終

第子秀水高宗濂覆校

